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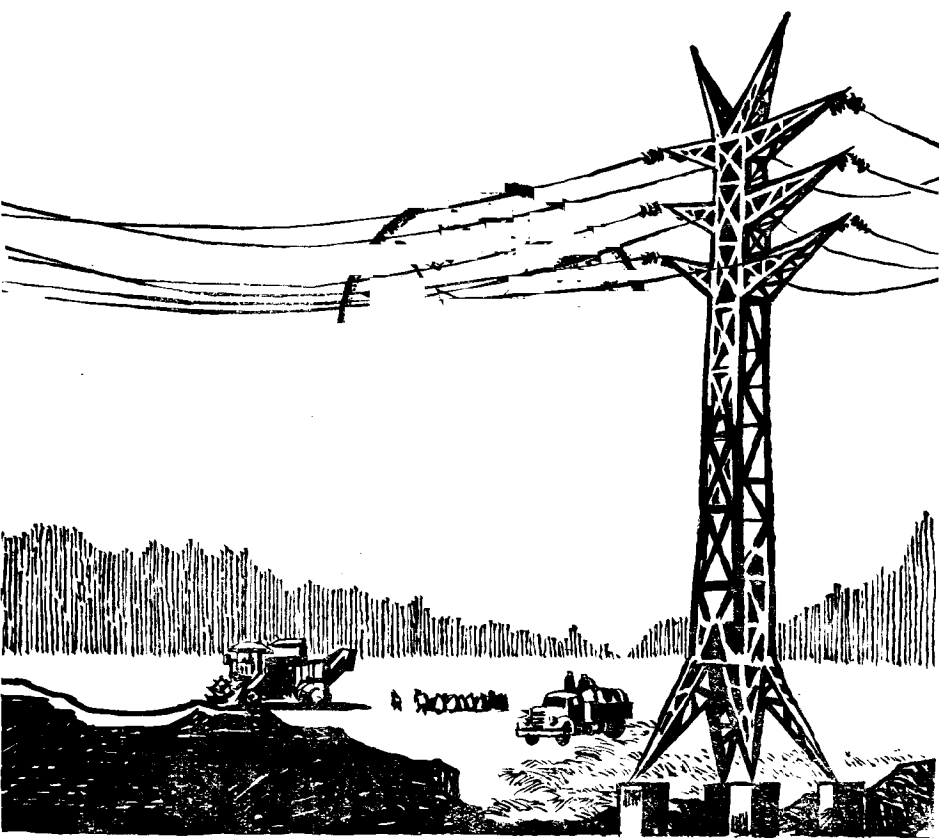
光辉的道路

短篇小说集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光辉的道路

湖北省革命委员会“五·七”干校政工组编



光辉的道路

湖北省革命委员会“五·七”干校政工组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10月第1版

197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08·642 每册 0.27 元

毛主席语录

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

广大干部下放劳动，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，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。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。

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、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，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，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。

目 录

离校之前.....	群 艺(1)
红推剪.....	杨泽民 周廷诚(10)
雪 夜.....	毛昶联(20)
缚“虎”.....	易连轩(33)
登高记.....	解 川(42)
重 逢.....	艾能征(51)
贫协委员.....	苏 群(74)
常勇征.....	吉学沛(87)
后 记	(104)

离 校 之 前

群 艺

管水员肖利群同志，很快就要离开干校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了。

接到通知后，一连几天，老肖并没有忙着去收拾行装，仍是天不亮就下田，天黑才回。仍是肩上一把锹，光着一双脚，东边田里转转，西边田里看看；又是疏通渠道，又是修补田埂，简直象迷在水田里了。

同志们都说：“老肖不象是要交班，倒象是刚接班。”

也是，在这块土地上，他度过了三年“抗大”式的干校生活。冬去春来，这里到处留下了他播种耕耘的脚印，洒下了他辛勤劳动的汗珠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沟一渠，对他都是那么熟悉！看，那禾苗好象在对他点头，那流水也象是在向他呼唤。一旦离去，怎不留恋！

但是，更使老肖舍不得的，是他手里的那把铁锹。

这把锹，每天陪老肖下田劳动，锹刃磨得锋利，锹把又直又光，在战天斗地中，是一件得力的武器。老肖象战士爱枪一样，每天用后，总是擦得干干净净，放在工具架上。

这把锹是前任管水员老张用过的。老张是位老革命。在

他担任管水员期间，终日肩扛铁锹，脚穿草鞋，在艰苦的劳动中刻苦磨练。后来他调走了，就把这把锹交到老肖手上。老肖从老张的手上接了锹，也从一位老同志身上学到了艰苦朴素的作风。

现在老肖要离校了。他站在绿茵茵的稻田边，看看手中的铁锹，自语道：“锹啊！老伙伴，我们要分别了。愿你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再立新功。”……

现在，老肖和新任管水员小王一起来到田头。小王是刚来不久的新学员。红红的面孔，大大的眼睛，看上去二十几岁。老肖指着那蜿蜒伸向田间的渠道对他说：“看，左边这条是灌渠，右边那条是排水渠，中间的是过水渠。”

小王看见这些渠道都修整得很好，渠道里没有淤泥杂草，流水也很顺畅。但是他对这些渠道的作用还不甚了解，对管水员在这上面所花费的心血，也没有切身的体会，所以只是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老肖指着面前的两块田，问小王：“你看这田的地势怎么样？”

小王四下一望，说道：“是不是低一些？”

“对了，这是低田。对这种田，插秧以后要特别注意。要勤灌、浅灌，防止淹苗。”

小王点了点头，表示记下了。

他们又顺着渠道向上走着，大约走了二三十米远，老肖又指着几块田说：“你看，这几块田比较高，天旱的时候，要勤来照看。如果渠道里水小进不去，你就在前面筑一道土埂，

把水拦一下，就可以进去了。”

小王仍只是点头。

接着老肖带着他走遍了大部分渠道和田埂，哪里进水，哪里出水，哪里容易发生问题，怎样防止，都讲得清清楚楚。就连哪根钢管损坏了一点，也都叮嘱小王记下。

小王跟他跑了半天，听他介绍了许多情况，心里一方面佩服他的工作认真，另一方面也感到他未免太过细了。就说：“老肖同志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把水管好！”

老肖听得出话里带着点厌烦情绪，并不介意。还是热情地说：“我相信你一定会管得更好的。”

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下，老肖取下身上的水壶，让小王喝水，自己点了一支烟，坐在地上吸着。

小王很直率地说：“老肖，说实在的，我没想到领导上会派我来管水。”

“怎么，你不喜欢管水吗？”

“谈不上喜欢不喜欢，我是想，象我这年轻力壮的，应该派些重活，让我到艰苦的劳动里去锻炼。这管水员，成天扛着一把锹，东转转，西看看，水多了放一点，水少了灌一点，这，不过瘾！”

老肖一听，心里明白了，原来小伙子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。这也难怪，人家刚刚接触嘛！不过小王的话，还是使老肖满意的，因为他有一种从事艰苦工作的决心。

老肖没有急于去说服对方，仍是以一种平静、亲切的口气说：“我开始管水时，也有这种想法。干了两年，对这项工作有了感情，就不是这样看了。这管水员，是禾苗的‘保姆’，

对它的冷暖饥饱都要注意；又是保卫丰收的哨兵，对水情、虫情以及一切敌情，都要仔细观察。别看肩上只是一把锹，担子不轻哩！”

中午，他们回去吃了午饭。天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。小王刚准备休息，忽然雷声隆隆，狂风骤起。芦席棚内，顿时凉快了许多。他心想：今天中午可以睡个好觉了。

他刚刚躺下，老肖披着蓑衣，扛着铁锹来了。说道：“走，小王，到田里看看去。”

小王睁大了眼睛问：“现在？”

“是现在。你看雨要来了，管水员雨天是要往外跑的。”

小王忙翻身起来，找了件蓑衣披上，跟着老肖下田去了。刚走出营房，瓢泼大雨下了起来。雨点打得他们睁不开眼睛，倾刻之间，下得满地水滴。哪里是沟，哪里是路，已经分不清了。

老肖路熟，他在雷鸣电闪之中，疾步前进。小王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。他还没有在这样的暴风骤雨中工作过，今天感到新奇、激动，也多少有点害怕。他看看前面的老肖，只见这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简直象水中蛟龙，跨沟过桥，如走平地，行动非常矫健。小王心里暗暗佩服，渐渐也不感到害怕了。

他们先到了上午看过的那块低田边，只见禾苗快要淹没了，雨还在下着。老肖在风雨中高声叫道：“要漫田了，马上放水！”小王抡起铁锹就准备去挖出水口。老肖做了个手势，制止了他，说道：“它既然进来了，就不能让它白白溜掉！”说

着用手一指，说：“叫它到那边去！”

小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见红苕地过去，有一口新挖的塘，塘里却积水不多。当时见老肖在红苕地边挖沟，也就跟着挖了起来。大约半个小时以后，一条通向新塘的沟挖起来了。老肖这才把田埂挖开，田里的水哗哗地向塘里流去……

这时雨渐渐小了。可是两人的衣服却早湿透了，从里到外，分不清哪是汗水，哪是雨水。小王见禾苗得救，心里轻松了一节。他这才问道：“那口塘里怎么没有水呢？”

老肖用手把脸上的汗水抹了一把，说道：“你看，那里地势高点，水没有来路，原来是口干塘，老张同志管水时，一有空就来挖，还没有挖好，他调走了。我又接着挖。现在可以储水了，所以就把这水放进去，既排了渍，将来还可以抗旱。如果说我们的排灌系统象一条瓜藤，这口塘就是藤上的一个瓜。不过进水出水的渠道还不完善，这就靠你来搞了。”

小王原来没想到管水还有这么多名堂，现在一听，想想老同志们艰苦的劳动，顿时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。

星星点点的小雨还在下着。他们沿着干渠向上面走着，一边查看水情，一边谈着。老肖说：“我过去是搞水文的，也是管水。不过那时管水跟现在不同。有一年防汛，堤上非常紧张，我却一头钻进技术堆里，脱离现实斗争，去搞什么‘创造发明’，结果使防汛工作受了损失。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极深。通过文化大革命，我才认识到，那种科研路线，完全是错误的。到干校以后，领导上分配我管水，开始我还认为管这么几块田还不简单！再说这跟我的专业有多大关系呢？可

是在水里泥里滚了两年，才懂得把这几百亩田管好，并不容易。同时对水与人的关系，也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理解。过去研究水，是为了个人名利；现在研究水，是为了夺取丰收，建设社会主义。也可以说立场感情开始变了。这个变化很要紧。搞任何专业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都是搞不好的。就说水吧，管得好，就是水利；管不好，就是水害。所以说，水，是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来管的。”

他们一边谈心，一边走着。小王觉得他的话对自己很有启发，一直用心在听。正听得入神，老肖突然停止前进，低头看着田埂，又弯下腰去侧耳细听。然后他说：“小王，你来检查一下，看这里有没有问题？”

小王看了看，见这块田里的水不深不浅，雨后的禾苗，显得特别精神，于是摇了摇头说：“看不出什么问题。”

老肖把小王拉到自己身边，指着一段田埂说：“你来听一听。”

小王走过去，学着老肖刚才的样子，弯下腰去，侧耳细听，听见了细细地流水声。就说：“是不是漏水？”

老肖点点头，说：“是漏水。你查一查，看漏洞在哪里？”

小王把田埂内外看了好几遍，没有发现漏洞。

老肖这才说道：“这叫暗漏，也叫‘鱗鱼洞’，这种暗漏很坏，看也看不到，听也听不清，如不细心，是很难发现的。它是暗藏的‘敌人’，你不挖出它，它就要破坏。象这样的一田好水，如果有了暗漏，一夜就会流光。来，咱们把它消灭！”

说着，老肖便动起手来。只见他在田埂上挖了一个长方

形的深沟，然后重新填进土去，拍打严实。说道：“你再来听听，看还漏不漏？”

小王俯下身子仔细听去，一点响声也没有了。

小王兴奋地说：“老肖，你可真是一个保卫丰收的哨兵了！连这么一点声音也听得出来！”

老肖认真地说：“不，还差得远。就这一点，也是用教训换来的。有一次，满田的水，一下子漏光了。我检查了一道，没有发现问题，就又灌上了水，下午一看，又漏光了。这才找附近的贫下中农请教，学到了这点知识。小王，要当好这个哨兵，不仅要动手去做，动脑去想，还要不断学习，提高思想和技术水平。所以我不赞成你说的管水不能锻炼人的话。”

小王的脸立时变得通红了。老肖见他不好意思，忙说：“其实我开始管水时，也和你的想法一样。通过实践，才认识到：要做好任何革命工作，都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。只有亲身投入三大革命的实践中，才能彻底洗刷唯心精神。”

两人正谈得起劲，忽听有人高声叫道：“老肖，你又替我们堵漏了？”

老肖抬头一看，见两位社员披着蓑衣，扛着铁锹过来了。忙答话道：“宋大叔，你们也转过来了！”

两位社员来到田埂上，看看漏洞已经堵好，宋大叔笑着说：“老肖，今年丰收了，可要请你去喝几杯，你连我们的田也包了。”

老肖笑着说：“不要说了。你们给我们的帮助还少吗？这

些活路还不都是向你们学的？”

现在小王才明白：刚才堵漏的那块田，是生产队的；老肖在农业生产第一线，和贫下中农结下了亲密地战斗友谊。

圆圆的月亮，高挂在天空，银色的光辉照遍大地。雨后的初夏，夜凉如水，空气特别清新。

茅草棚里，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，这是连里正在举行欢送会，欢送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肖利群同志。茅草棚里坐满了人，新炒的南瓜子，香飘满屋。

老肖和小王从田里回来，已经很晚了。他们到厨房里随便吃了点饭，会场上人已到齐了。因此他们都没有洗澡，就来到了会场。

一个个热情洋溢的发言过去了。同志们火一样的阶级感情，通过纯朴、真挚的语言，给老肖提出了许多勉励和希望。老肖感到这些发言是那么诚恳，那么宝贵。它给自己带来了丰富的政治营养。

小王也用心听着。他感到对老肖的鼓励，也是对自己的督促，今后自己应当象老战士一样，踏踏实实地前进在“五·七”大道上！

老肖带着无限兴奋、无限深情的口气，讲了自己“五·七”道路上的体会，最后他说：“三年的干校生活，使我获得了继续革命的新的起点，今天人离开了干校，可是走一辈子‘五·七’道路的决心却永远不能改变。要革命，就要一辈子改造思想，一辈子艰苦奋斗，一辈子为人民服务！”

在一阵热烈地掌声中，他并没有走下讲台，他激动地从

身后墙边拿过那把心爱的铁锹。这锹象往日一样，早被擦得干干净净，锹把上缠了一条大红纸带。他双手托到面前，说道：“这锹，是‘五·七’战士的武器，是我们的‘传家宝’，用它战天斗地，用它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。以前我从老张同志手里接过来，现在我把它交给小王同志，相信小王同志一定会带着这个武器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来！”

小王激动得脸都涨红了，他双手接过锹来，高声说道：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为毛主席争光！”

雷鸣般的掌声结束了欢送会。满天繁星闪耀着喜悦、兴奋的眼睛，向光荣的“五·七”战士表示祝贺！

红 推 剪

杨泽民 周廷诚

一

一幢幢由“五·七”战士亲手盖起的新砖瓦平房，紧靠蜿蜒西去的汉宜公路右侧，排列成整齐壮观的图案。高大的山墙上，贴的是新出刊的革命大批判专栏。一条写着毛主席语录：“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”的红布横幅高悬于两棵大槐树之间，在阳光映照下，光辉显目。

午饭后，集体宿舍前面一片宽敞葱绿的密林荫里，老吕微弯着腰，双臂平悬，一手捏着鱼骨小梳，一手熟练地使着推剪，正在聚精会神地为战士理发。他的确是个剃头的老把式，他那把推剪与众不同，剪柄缠满了鲜红的绸条，在绿树丛中，非常惹眼。头刚理完，热心的观众就品评开了：

“老吕！这个平头剃得好，上下舒展，平匀大方。”

“小平头，有些老师傅都挡手，我看要在‘平’字上做文章。”

“我说你是‘背上背个死老鼠’，假充打猎的。说实在的，老吕为剃好平头，牺牲三个休息日，到团部理发室观摩学习，

拜内行为师，反复练习琢磨，要说用气力，是在实践上用气力，实践出真知嘛！”力排众议的小杨，叫杨文新，二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长得结结实实，走路一阵风，干活浑身劲，大家称他“小水牛”。

老吕一边收拾工具，一边认真回答说：“小杨说得对！咱技术上还没过关，主要是思想不够艰苦，为群众服务有个质量问题，咱还得努力实践，还要大伙帮助。”

.....

说起老吕，连里三岁大的小孩都知道吕伯伯是个老义务理发员。老吕叫吕勤，高大个子，黝黑的脸，五十开外的人，是原××厅的处长，三十多年来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，饱经战斗风霜，一直保持老八路光荣传统。

在一次总结收获的班会上，小杨问老吕：“你腿有毛病，又上了年纪，休息时间还为大家理发，身体吃得消吗？”老吕发出爽朗的笑声，回答说：“身体还好嘛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精神面貌问题。说老实话，下干校后咱就发现大家在参加战斗和安排生活上有些矛盾，想到过自己在部队学过理发，就想在剃头这个小问题上出一份力。开头也想到腿有毛病，站久了就发痠，技术也丢生了，有点力难从心。后来，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：‘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，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。’‘老一辈的革命者，要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，密切联系群众，保持无产阶级晚节。’我联想到，这理发既是群众生活问题，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，所以当天就给老伴捎了个信，要她把推剪寄来。老伴心也细，还把推剪请人打磨打磨，上了油，别看它年代久，样式老，用起来可好使哩！”

说着从口袋拿出那把红推剪摸了摸。“要说身体，倒真有点实际困难。我的办法是和它来个针锋相对：腿站不久，咱偏要叫它别扭别扭，每天大清早站它一阵子，天长月久就没有事了；臂力肘力不中，咱偏要它平悬起来，还放一块半块砖，让它有点负担，咬咬牙就过去了，现在一连剃七、八个头毫无问题。”话音刚落，老吕忽地站起来，拉开练功架势，两臂抖擞有力，双目炯炯发光，这位老战士驰骋疆场、奋勇杀敌的英雄形象又活现在大伙面前。

二

老吕和小杨是新相识、老战友，又是同志加师徒。说来也巧，这一老一少虽然来干校才认识，但现在不仅同班、同寝室，而且常常同干一种活，他俩养过猪、种过菜，并肩战斗在大田。同登革命讲台批判资产阶级，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；如今小杨又拜老吕为师，学习理发技术。在那白刃相见的批修战场上，老吕“老将不减当年勇”，深夜读书，找资料，写心得，拟提纲，熬红了眼。带头跳上讲台以亲身经历批“刘修”，满怀激情大赞大颂毛主席革命路线。讲得大家同仇敌忾，义愤填膺，革命大批判烈火烧得更猛、更旺；在猪房，母猪生仔，老吕日夜操劳，废寝忘餐，为抢救猪仔，他在北风呼号的雪夜里用自己棉被暖活了一窝小猪，他兴高采烈地说：“一头猪一座化肥厂，咱们又建起了十三座化肥厂哪！”在菜地，老吕把心扑在多种菜、种好菜、改善战士生活上，起早摸黑，施肥浇水，挑肿了肩，磨厚了茧，一天到晚无空闲。为寻找肥源，他到几里外去担粪。开始一歇再歇，